

論「無爲之用」

李瑞鏡

——老子思想的一個試探——

(一) 引言

一般來說，中國哲學是始於對人事、社會及政治制度的反省；對自然的看法，是取其創生變化之義。西方哲學則始於對宇宙萬物的探究，反省；是側重自然的必然性規律。故中國哲學的傳統是重體認及實踐工夫，是直接關聯着人生的；與西方重解辯(Theoretical)，重系統建構的傳統不同。西方哲學可說是一種側重向外求取，向外擴展的活動；使人逐漸與自己的生命割離。存在主義(Existentialism)的興起，即針對此而發。他們反系統的建構，因其是非存在的，是扣不着生命脈搏的空洞架構。中國哲學則扣緊生命來立說，即其中講「天」、「命」、「神」等，亦貫入人文上的解釋。故不能執着表面的字句，或憑空掌握幾個觀念；而須就言外以會其意，就實踐以加體認。所以，讀中國哲學，須對作者所處的時代、及思想背景，有一認識；因它是針對時代而發的。

(二) 歸向「虛靜」的思想

老子的生平及生卒年代，皆不可考。比較可靠的說法，以老子後於孔子，至遲亦不在孟子之後。即老子所處的年代，是介於春秋末年及戰國初期之間。春秋之時，諸侯互相兼併，使周代的貴族封建制度崩潰，很多貴族淪爲平民。而戰爭更使原有的政治制度及社會秩序動搖，亦破壞文物。這種情形，到春秋末期及戰國初年，更日趨嚴重。另一方面，周代原爲一崇尚名節、禮法及賢智的禮文社會，但在過度發展下，已逐漸流爲虛假、造作。到

春秋時，周代的禮樂制度，亦開始崩潰。在上述各種情況下，原有的道德觀念，價值觀念，已不適用，已被這種動亂不安的社會遺棄。結果釀成人欲橫流的局面。在權力、利益之下，臣弑君，子弑父，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等事情，不斷發生；而人倫綱紀已被破壞無遺。

處身於這動亂不安，生命朝不保夕的時代，人很容易會生起恐懼感、不安全感，而急切地希望有一安定的生活。老子的思想，正自這憂患的時代生出。他要在轉變動亂中，求一安靜的人生；以變易中求取永恆不變的根源，以安頓生命。「如何去安頓人生」，是老子思想的基源問題。他首先對人生進行探索，對所處的時代加以反省。但在動亂的時代，變幻流轉的人生中，他尋不出政治制度何以會腐敗，社會秩序何以會崩潰，人何以會生起欲念等問題的根本原因。他不得不轉到人生之外，去尋求答案。老子透過對自然宇宙的攷察、反省，終於發現到在變化莫測的自然背後，隱藏着一看不見，捉不到的不變原則——「道」。「道」是天地萬物所以形成，人所以生的根本原理。由此根本原理出發，老子提出反「動」、棄「智」，主「靜」，倡「無爲」的學說，爲這動亂不安的時代，提供一個負面思想。

(三) 「道」之「無爲妙用」

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」(二十五章。案：物是假借之名，非指道是一物。)此表明道有先在性。而道的特性，以「無」最爲重要。它不是一般所謂有無，或現象事物中的有無之無，而爲一超越現象界中有無之「無」，爲一形而上的存有(Metaphysical

Being)。故道不是一真空 (Vacuum) 的東西，實爲一「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」(十四章)，是「視而不見……聽而不聞……搏而不得」(十四章)的。所以，「道」不單只是感官察覺不到的，更是不可以文字去定其名而執着之，因這違反了其「無」的特性。老子爲了方便陳說，不得不「強爲之名」(廿五章)而「字之曰道」(同上)。即老子以「道」字爲一假立之名，去稱謂或指涉 (denote) 此宇宙萬事萬物所以生成的根本原理。由於「道」的特性是「無」，故是不能詳盡其全蘊。老子又謂「道」是「玄」、「深」、「大」、「遠」、「微」、「一」，都只能各表道體的一面而已。由是，老子又引申出道之「虛」、「靜」的特性。「道」是「無」，所以是不實、不盈而是「虛」。不實不盈則不能窮盡或用盡，所以「道」是「不死」的。老子以「谷神」來形容「道」之空虛，因「谷中央無谷也，無影無形，無逆無達……谷以之成，而不見其形。」(六章，王弼注解。)
「道」是眞常不變的「大道」，亦爲渾然一體的東西，故它是「靜」的，爲天地萬事萬物所以轉動的根基。換言之，「道」之「靜」，並非是不動或息止，而是「動中的不動」。

老子言「道」創生萬物的過程是，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」(四十章)「有」，在此是一形而上之存有，是相對「無」而言的。「有」「無」是同一層次的，同是道的發用；故說「無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萬物之母。」(一章)又說「此兩者同，出而異名。」(一章)換言之，「無」是創生萬物的原則，而「有」是終成萬物的原則；兩者同爲天地萬物所以生成的必須條件。此相通於易傳所講的乾「健」(創造性原則)、坤「順」(終成原則)。老子再進一步說明「道」如何創生萬物，繼而說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(四十二章)「道」本是渾然一體的，此中的「一」，是相對萬物的雜多而言。萬物在形成之前，必須有所覆載的地方。所以「道」先創生天地爲覆載萬物的條件；此天地爲「二」，加上「一」而爲「三」。在三者俱備下，萬物才能生成。

總而言之，道創生天地萬物，是由無形質到有形質，從整全

而分化爲雜多。故此，道生萬物，是將其自己分裂，下降爲各物之德，所以德與道在本質上是相同的。萬物在各具其德之後，才有明確的趨向。再經德之蓄聚，及加上外在的條件(此指環境的因素)。萬物才開始成長爲有形體，實質的東西。所以老子描述這種創生過程爲：「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」(五十一章)老子爲了表明德與道是同性質的，故稱之爲「玄德」、「孔德」、「上德」及「常德」。另一方面，「道」創生天地萬物，是一種「無爲」的態度。它是不存任何意志，不具任何目的而無所做作的。道化生萬物是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」(五十一章)，與及「功成而弗居」(二章)的。以致天地萬物看來是自然地生成的。所以「道」的創生性是非常「柔弱」的，加上它又是「虛而不屈」(五章)，故其創生天地萬物是「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」(六章)的。反過來說，「道」之能「用之不勤」，和不斷地去創生萬物；正是其「無爲而無不爲」(四十八章)的妙用所致。

(四) 順「道」與違「道」——人類的困惑

「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」(十六章)人是由道之下降或分化而生成，故應回歸到「生之畜之」的「道」與「德」去。而從道與德開展出的處世方法，正可使生命在動亂時代中，得到安頓。人返回其所以生之根源，便與「道」同體，而復歸清靜，無爲，以全其性命。所謂「歸根曰靜，是謂復命，復命曰常。」(十六章)人向道的回歸，最大障礙是人的虛妄與欲念。故破「執」破「爲」，是回歸的必要條件，因「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」(廿九章)自古以來，由人與人的爭執，以致權力鬥爭及戰爭等，使人類受到不少悲慘的災劫，正是人類的虛妄，欲念所造成的。「夫禍莫大於於不足，咎莫大於於欲得。」(四十六章)故破「執」破「爲」的先要條件，是「反知棄智」，因這是一切虛妄、欲念生起的根源。

認知是一種向外求取、追逐、永不知止的活動。但不斷的逐取，可使人心勞力瘁。且人的認識心是永不知足的，愈知得多，

便愈想知得更多；結果是其所不知道的，比其所知到的更多。此即老子說：「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」（四十七章）所以，人雖在爲學的過程中，日積月累地儲存了不少知識，但比起他所不知道的，畢竟是少得可憐。此亦表明了人的理解力，是有其局限的。「爲學」是一種「有取之知」（註一）的活動，故說「爲學日益」（四十八章）。但此「有取之知」，不單只勞累人心，腐化人原有之「德」。因爲人有了知識後，往往以一己之知去衡量一切事物，或炫耀於人；虛妄、欲求、奸詐之心，亦隨之而起。如社會之動亂，兵甲之興起，全因那些當權者，喜運用才智去治國，在施政上加上個人的私心，偏見及欲念所造成的。同時，凡是有利的事物，必有其不利或有害的成份。如汽車可以代步，使人得到舒適的享受，但它亦可以危害人的生命。可是，人只會對有利於自己的事物感到興趣，這些事物帶給他的歡欣，往往可以掩沒了他對這些東西的不利成份，所造成的生疏與恐懼感；或是使人不理會這些有害成份所造成的後果。所以人人皆會稱讚科學的偉大成就，及由此而製成的物質工具，所給與的便利、享受；很少會注意到如此的發展下去，會造成嚴重的不良後果。故此，老子「反知棄智」，「純巧棄利」的說法，在今天看來，更有意義。

「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。」（四十八章）老子反「有取之知」，主「無取之知」（註二）。「爲道」是「無取之知」，是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。無爲而無不爲。」（四十八章）故「爲道」是將向外馳逐之心，收攝回來，轉而向內下功夫，以消除一切虛妄，欲念，而後歸清淨無爲。換言之，即將向外奔的生命，收攝回其自己之中。在生命回歸其自己下，人便達到一種圓滿的境界，與「道」同體；此時我心即「道心」。在「道心」觀照下，一切事物都是圓滿具足，各如其如地呈現自己，無須加以任何操作。「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」正說明「道」乃眞常之理，爲天下之大本；非感官所能知覺，更非向外逐取所能得到的。若人向外馳逐，心便爲外物所役，而自陷於苦惱中。莊子謂「道無所不在」；故人若能反諸自身，攝心虛靜（註三），無所做作，親證己心，則「道」便在己心；那又何用追求。「道」

在己心，則能自照自明；自不會以私意，偏見加諸任何事物之上，而亂事物之眞。此所以「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爲而成。」（四十七章）

老子既反知，自然亦反其時代的禮節、名器。反過來說就是因爲當時的社會，過重禮節、名器所產生的流弊，使老氏反省到此全爲人的才智的做作，而要反知。由於社會重視賢智、名節，使人不惜盡一切之力去爭取之。於是，「聖」、「仁」、「義」、「禮」、「智」、「忠」、「孝」等價值觀念，便變成一推無實質的，懸空的美名；成爲那些自認有賢才的人的竊取對象。結果虛僞做作，重巧重利的行爲生起，人與人的衝突及禍亂，亦跟着發生。所以老子以仁、義、禮、智等，俱是「德」以下之事，都是有所做作的。故他說「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」（卅八章）跟着主張「絕聖棄智」、「絕仁棄義」、「絕巧棄利」以及「絕學無憂。」（十九、廿章）而孔子亦斥此等只會竊名，而不盡其分之徒爲「鄉愿」，是「德之賊」。繼而要問「禮之本」和「正名份」。

人通過反知，而回到其所以生之大本。由此大本開出的人生論，是主張「無爲」、「虛靜」、「柔弱」、「處下」、「不爭」及「樸」等。

人有做作，在於人之知，及他有需求的生理活動；由是而有禍亂。至於人世間的善惡、美醜、成敗、得失、與及貴賤、是非，然不然等判斷及價值標準，亦是經人的心知作用和私心偏見，所制訂出來的，亦未經內心的反省，而自覺地要求的價值判斷，故是含有虛僞，欺詐的成份。這些人爲的標準，可隨人的私心私欲而轉變。本是善的可以變成不善，醜惡的可以變成美好；結果可導致社會的混亂。老子謂「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」（二章）人做任何事，都存做作之心，帶有一定的目的；則必欲居功、爭位；終於會做成人與人之間的衝突、爭執。人要居功爭位，必懼怕其功失掉，其位不保；故做成得而憂失，進而憂退，惶惶不可終日。於是，爲了名利而虛耗自己的心力，損毀自己的精神、健康，以致功位兩不

能保，甚至送掉自己的生命。此由於人不懂「功成身退，天之道」。（八章）

一切有爲之事，皆是無明，都違反「道」之「無爲」；故是痛苦、煩惱的來源。老子不單認爲「無爲」是亂世中的長久之道，且一切由人做出來的物質工具，皆以其「虛無」的地方，爲有用之處。即物之所以有用，因它是「空」是「無」，如杯子能盛水，在於它的中間部份是空無的。老氏言「三十幅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埴埴以爲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爲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」（十一章），正顯喻出「有之以爲利，無之以爲用」（十一章）之意。由是，人製造器物，懂「無之用」的原理，那人又何以會爲求取物質工具，甘心爲器物所奴役，而消蝕了精神生活的一面呢？此正是人最奇詭的地方；亦表明了人不斷的擴展其動物性，掩蓋了自己原有之性（「德」）。

有爲或做作，既有這麼多弊病，則「不爭」，「不爲先」，不居功，正是養生的妙法。人「不爭」、「居下」，則一切的欲念自然消失，而過着「知足常樂」的幸福生活。人知足則純樸無欲，能以真情真意對人，此老子叫人「復歸於樸」（廿八章）之意。於是，人便以繁瑣、激烈競爭的生活，爲生命的一大障礙，而嚮往清虛、安靜的生活。生命復歸「虛靜」，便可過着一切具足，無所欠缺的生活。因「虛」乃「道」所以用之不窮的原因；「靜」則是「道」爲天地萬物所以變動流轉的不動根基。所以，「虛靜」的人生，正是處身動亂中的人，所急需的。

人已「不爭」和「居下」，自不會以自己之力去欺壓別人，以勇悍、剛強爲自己的爭勝條件。因爲「善爲士者，不武；善戰者，不怒；善勝敵者，不與。」（六十八章）且「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」（七十三章）更何況「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」（卅章）老子如是說法，無非想表明剛強、勇悍，不單是禍亂的起源，同時更可使自己有被殺之危險；從而暗示出忍讓，後退乃養生之方法。此中亦突顯出「柔弱」是生之道。老子以水之流動自如，無堅不摧的性質，比喻人能以「柔弱」爲處世之道，自可四通八達，不受任何侵擾。他說：「天下莫柔弱於

水，而攻堅強者，莫之能勝，以其無以易之。」（七十八章）。故「柔弱」乃是「無爲」的妙用，是安靜幸福生活的個來源。

老子再進一步，引伸出「慈」、「儉」、「不敢爲天下先」，爲立身處世的三寶，爲安頓生命的要訣。人做出損人利己，或其他禍亂之事，在於人缺乏了慈愛的心腸；不知慈愛之心，正是一切和平，幸福的泉源。且只有由慈愛之心所發出的力量，勇氣，才能經得起任何困難的攷驗。而一個恭儉，純樸的人，既不會損害別人，也不會濫用器物，因他對人對物，都以真樸之心待之；故他能事事如意，又與人無爭無怨。一個凡事不敢爭先，不敢逞強的人，是具有真知灼見的。故退可存一己之性命，進則可兼利天下。所以老子說：「慈故能勇，儉故能廣，不敢爲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」（六十七章）

老氏的人生論，最重要的地方，是要人破除一切心知作用，以消除一切欲念及虛妄；從而反諸自身，以證己心。老子認爲人所以「不明」，而做出亂事，在於人不「自知」，故說「自知者明」（卅三章。案：此「知」，是超乎智與心知之「知」，是一「真知」）。既「明」，則知生之大本，而不敢違之。人能安全長久者，因其不失所本之「道」。所以，人必須反本歸源，不可捨本逐末，陷自己於苦惱中。因此，老子自謂「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。」（廿章。五弼注：食母，生之本也。）

人若不停地向外馳逐，生命便要變得流蕩，弄致自己筋疲力竭。若過度收攝，凝聚，生命却會變成閉塞。故此，老子雖叫人攝心虛靜，向道回歸，但沒有叫人執着「道」之虛靜無爲，而沉溺於虛靜的生活中，捨棄了「道」創生萬物的生生不息的動力，作一個毫無生氣的人。所以，修道者應在虛靜無爲中，見出「道」的生生不息之幾，以體認到「道」之無爲妙用。故老子亦提醒那些修道的人，他說：「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。」（十五章）

（五） 反政治的政治思想

老子以虛靜無爲的人生觀爲基礎，建立起他的政治思想。最

重要的地方，是「無爲而治」。老子以聖人爲最理想的統治者，爲施行「無爲之治」的理想人物，因聖人與「道」同體，悟「道」之「無爲而無不爲」的妙用。所以聖人治國，必不加一己之私心私見，（即不以智治國。）以致多生事端，做出擾民，損民之事；使民無所適從而思叛變。聖人以無爲之妙用，去治國平天下，恩澤百姓，教化萬民。老氏言「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」（五十七章）。反之，若以智治國，制訂出很多嚴苛的法例，雖可收鎮壓在下者之效，但在下者必定會設法來對應之。結果，權術之事生，禍亂之事起。故老子說：「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，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」（六十五章）

從「無爲之治」中，可以反映出聖人（或統治者）愛民之心。因安靜、富裕、樸樸的生活，是人民唯一的需求。同時，聖人君臨天下，純因其不忍見民之不悟「無爲之用」的奧妙，而逐鹿於物欲之中。「將欲取天下而爲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」（廿九章）乃聖人不忍人之心的表現。聖人有不忍人之心，自然有愛民，貴民的政治思想。「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。」（廿七章）且聖人是「以百姓心爲心」（四十九章）的。由是，聖人必反對用兵，因戰爭使生靈塗炭。若是逼不得已而用兵的話，必作慎重的處理，以忍讓爲主。「用兵有言，吾不敢爲主，而爲客；不敢進寸，而退尺。」（六十九章）因爲「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」（六十九章）戰爭的生起，完全是統治者欲擴張自己的領土，顯示自己的功績。故老氏反戰，必然地反對強國侵佔弱國，因這有違天道；而「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」（七十七章）。於是，老子跟着提出「小國寡民」（八十章）的理想。一方面可以消解戰爭，另一方面又可簡化政治制度；同時更可進而回復到古代結繩時期的樸樸生活。

「無爲而治」，「反對用兵」，「小國寡民」的政治思想，雖然是一理想，是一烏托邦（Utopia）；但却一針見血地道出一切政治的弊病，及國與國間衝突的原因。反之，亦隱示出老子那種純樸，仁厚的心腸，因在「無爲之治」下，天下太平，人人安

居樂業，純樸無欲。此種理想之社會，即莊子所言之「至德之世」（莊子馬碎篇）；與儒所嚮往的「大同世界」，同爲最高的理想社會。

（六）結語

老子將「道」創生萬物的「無爲而無不爲」的妙用，貫注落人生、政治之上，雖成立一種負面思想。但老氏倡無爲之用，主「靜」「貴」「虛」之說，是針對現實人生的動蕩不安，喜向外奔馳，愛實利實名而發的。故老氏言「無之用」，却能表示出一種正面的意義及價值來。此足見他的思想，有其不可否認的價值。而反知棄智的主張，足以使人反省到知識不單不是萬能，且有不少弊病。

但是，人向「道」回歸，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。當人在冷靜、理智，或暫時跳離現實生活時，往往會反省到由欲望、虛妄所造成的煩惱、苦痛，頓生修道之心。到其返回現實的圈子時，在各種環境的壓力，與物質引誘之下，原有的修道之心，便很容易被掩沒、被化除。所以，一個立心修道的人，是需要很大的決心，和堅毅不屈的意志。人到底是要生活於人世之中，故修道者是不能離開或逃避現實，但亦不能墮入現實的疇溝中；而應採一相應的方法，不致爲欲念及物質所困。由是，修道者必須作出抉擇，一種「存在的抉擇」。這是非常艱苦之事，必須有深刻的人生體驗，透徹的反省，和不拔的決心。因爲，朝着自己已抉擇了的方向走，是須要很大的精神力量的。若以爲隨便作出抉擇之後，便可得到真正的存在，可過着真實、幸福的生活；那只是在玩弄自欺欺人的把戲而已。中庸篇說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」故修道之人，自始學（此學不是「有取之知」的學，而是「爲道」之學。）以至體道，是無一刻可以鬆懈。老子形容修道者的艱苦爲：「豫焉若冬涉川，猶會若畏四鄰。」（十五章）

老子一開始便說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無非想暗示出真常之道，是要通過實踐工夫，才能體認到的。此足以提醒我們，切不

可執着「道」這一觀念，及其所有的性質，來加以玩弄；使其變成懸空的，脫離人生的觀念。同時，現實人生中的許多複雜問題，絕對不是「有」、「無」、「空」、「天」、「命」等掛空的觀念，可以解決得來。反之，人若只醉心於對這些觀念的鑽研，愈是用心思精力，其生命愈與自己割離。至於其所追求的東西，是在生命以外；其所建立起的系統，則在其思想之外。結果，人的生命與思想，便變得呆板，機械化，再不是活生生的了。雅斯培（Jaspers）以哲學的任務，在保存個人的思想仍爲活生生的；

正針對此而發。人有活生生的思想，才有活潑的生命，而解決人生的問題，必須有活潑的生命，活生生的思想。

一九七三，十二，卅。

附註：

- (一) 參牟宗之：「生命的學問」第八頁。
- (二) 同上。
- (三) 見熊十力：「十力語要」卷二第卅三頁。

關於「給女尼弟子買米結緣」

證淨

讀「海」刊第五十四卷十二月號「關於印順法師辭退本刊社長事」一文，文中提到「在他生病住院開刀時，善信們送他的醫藥費餘款，慷慨地提出五萬元送給女尼弟子買米結緣……」一句，對未讀過慈濟雜誌者，恐怕會有誤會，故將我所知道的於此申解一下。

文中所指「女尼弟子」，就是現任花蓮佛教慈濟功德會會長證嚴（慧璋）尼師。功德會的成立，雖係印老法師的弟子慧璋師所發起，但這是委員、會員制。五萬元買米布施貧困，並不以印老法師或其弟子私人名義布施。慈濟功德會是「佛教慈濟功德會」，不是「印順或慧璋慈濟功德會」。

在「海」刊第五十卷九月號，樂老法師寫的「從花蓮一群青年比丘尼實踐『人生與佛學之新僧化』生活說起。」一文中說：「她能做到虛大

師「人生與佛學之新僧化」地步，同時，也做到了世法中『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』，『人人爲我，我爲人人』的地步，這些，都是她的偉大處」。最後說：「慧璋尼師今日所實行的僧尼生活，可說是個開端，她們目前還只做到其中一部份，尙不完全。……我希望慧璋尼師們百尺竿頭再進一步，繼續不斷努力，以求其貫徹。」那麼，印老法師以醫藥費餘款捐給佛教慈濟功德會買米濟貧病，對發起人及會員們作爲一種鼓勵，「海」刊當然不必計較。

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悉達多太子，遊四城門時，看到貧病等而發心出家求道，虛大師倡導的「人生與佛學之新僧化」，甲、人生，乙、佛學——消極者……積極者……：①②③④⑤施行慈濟。⑥宣揚佛法。今印老法師自己生病住院開刀，由自己的病苦想到他人的病苦，將剩餘的醫藥費捐

給慈濟功德會，應是妥善之舉，施與貧病者做醫藥費，如把這筆錢移給「海」刊，會更合理嗎？

當印老法師出院前幾天，慧璋師到醫院來探病，恰好這時醫院已將全部醫藥費大概結算了一下，善信們所送的錢大概可剩餘幾萬元，老法師遂叫侍者拿五萬元給慧璋師帶回慈濟功德會，救濟貧病者之用。後來慧璋師來信說委員召開會議後，決議將一部份的錢移作救濟貧困（適逢冬令救濟）云。印老法師雖已出院，身體還非常虛弱，自沒精神過問，救濟貧病或貧困，更沒精神去過問是買米或買衣抑或購藥品。

樂老法師文中只說：「……給女尼弟子買米結緣」，究竟給怎樣的女尼弟子買米結緣呢？爲使讀者更能了解個中的真像，將我所知道的一二申解一下。文中如有不對的地方，請樂老前輩海涵，晚輩不勝感激。